

不很一般的臺大公衛

文·圖/徐藝璋

記憶詭異的地方，對我來說，或許就在它不總循規蹈矩地放映歷史，而是私自摘錄和放大某些片刻。譬如畢業那年，我點著滑鼠瀏覽校友月刊，心中呢喃「不知道未來看著是什麼心情呢」。轉眼間，又瀏覽著校友月刊，隨學長姐的文字回想大學的模樣。

我的大學一年級不很一般。高中畢業那個暑假，班上最要好的同學們集結成一行，抱著無敵的青春，直奔墾丁，卻在抵達的第一天遇上車禍。於是，大學的初始，我除了光明正大的請假數周，後續幾個月，還自備著輪椅為仙女馬車，在椰林大道與其他兩輪設施奔馳。

因著移動的難度，順理成章的，我的宅女本性獲得極好地發揮。感謝臺大的女五宿舍，除了無障礙的身障床位，我在此遇到了兩位要好的學姊，靜澀和姿伶。兩位學姊除了熱心助人，也是女五宿舍各大活動的活躍份子。耳濡目染下，我也成為宿舍水餃之夜、美化比賽、中秋節聯歡……不曾缺席的固定班底。對台北陌生的我，也因著這樣的氣氛與環境，像在台北有了家與家人一般，安心無憂的展開大學生涯。

與此同時，在系上的課程中，我也受到新的啟蒙。在國高中的課程，接受的都是基礎科學的內容，課本上看到的科學家，都以理論的發現者、技術的發明者居多。到了臺大公衛，大二的導師蔡詩偉教授，讓我對學術有了另一種想像。蔡老師在上課時，不吝於和台下學生分享他研究的理念和發想過程，像是他因著洗碗而開始探問家居清潔劑與化學殘留物的健康風險。聽著蔡老師生動的描繪，我第一次感受到，所學的公衛知識和生活有多麼強的連結，而應用性的科學是那樣的令人著迷，又在社會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除系上開設的課程，學生自主帶領的公衛營，也是大學生涯中對我影響甚多的活動。喜歡躲在幕後的我，沒有像同學一樣做為領頭者主導籌組，或帶領國小學生團體做衛教，只參與了家訪的環節。沒有一群人活力四射的唱唱跳跳，只有一個一個家戶敲門開啟的生疏對談。但也在一張張客廳的竹椅和小凳上，舞台燈光不曾觸及的生命故事，娓娓被道來。一次臨走時，獨居老伯伯碎念著「你說你是臺大的喔？那講這些沒用啦，既得利益者怎麼能明白……」。偌大的標籤和帽子扣在頭上，但也在這樣的歷程和衝擊裡，社會、經濟、文化因子的影響力，以及公共議題的溝通難度，成為我深刻的一課。

大學畢業前，看著公衛系其他同學穩紮穩打的朝著未來方向發展，我雖然懷抱擔憂，但仍任性地決定專心修習個人有興趣的系外課程。這樣的肆意揮霍，也在一堂系外的遺傳學實驗課，讓我一飽臺大的自主學習之風。這堂實驗課，主要規劃由果蠅實驗帶領學生應用遺傳學知識。開課的第一天，助教開宗明義在黑板上，寫出實驗室空間的開放時間，接著告訴大家，特定的果蠅性狀組合就是期末的評分機制。亦即，這整學期要完成的任務，便是個人根據遺傳學知識，自主審視材料果蠅的性狀，自行規畫需要的交配順序和數量。一整個學期中，學生如何安排進實驗室的時間、因應實驗中的任何錯誤（性狀辨識有誤、產生子代不符合目標），或因著中途的意外調整研究規畫（數學機率上應培育出10隻目標子代，但子代卻偏偏死亡），都全交由學生自行解決。在這一間實驗室，每個學生被賦予了研究者的角色。沒有預報、結報，但為了自己的作品，無一人不是絞盡心力，傾心想著如何應用遺傳學解決手上的問題。沒有任何規定，卻人人日出而作，日落也算著繁衍週期匆匆出入實驗室。研究的自主性和邏輯思考之樂，我也因此有幸領略一二。

臺大生涯的最終幕，是研究所的淬鍊。跟隨著公衛院張靜文教授的指導，我和同門學姊們上山下海，採集各地的環境微生物樣本。研究生口中的共同經歷，跑數據、做實驗、讀文獻……在實驗室團隊合作的背景下，即便熬夜，也總有歡笑相伴。而最難忘的，是每每與張老師討論研究時，老師格外閃亮的眼神。看著老師在讀到新公開研究時開心滿足的笑容，我明白到：職業除了成為供給生活、貢獻社會的手段，更可以是自身快樂的重要來源。我也立定想法，選擇職業發展，一定要是讓我同樣懷抱熱忱的領域，並期許自己同樣

是帶動旁人的動力。

大學的歲月瞬逝，離開了校園，空間距離遙遠，卻有了不同的角度檢視臺大生活帶來的經歷和收獲。如果需在此階段總結些什麼，心底的那句結語，是一句感謝。無論是學風、資源、臺大任職的教師、職員，以及同窗的同學，都惠我良多，也各擁有彌足珍貴的意義。

在眾多校友的優異典範下，雖喟嘆自己平凡本質浪費教育資源，但學生生涯中見識的社會文化關懷、工作熱忱、追求知識之懇切，將持續激勵著我，並作為我人生規畫和抉擇之依歸。希望這些臺大令我喜愛的精神，我也能分享和傳遞給周遭的人。

最後，感謝張靜文老師分享這個撰稿機會，讓我有機會整理大學生活的經歷，重溫此段珍貴回憶的溫度。☞（本期專題策畫／公衛學系張靜文教授&經濟學系謝德宗教授）



徐藝璋 小檔案

- 2007-2012， 就讀於公共衛生學系與生命科系
- 2012-2015， 就讀於環境衛生研究所
- 2013-2015， 任職衛生福利部國際合作組。參與國際人道援助、協助世界衛生大會（WHA）參與之業務。期間，有幸訪邦交國諾魯，進行醫療衛生援助計畫，也領略國際衛生單位之合作模式與組織架構。閒暇之餘，也翻譯國際醫療、人道援助新知，盼相關資訊能更加流通於臺灣的數位媒體。
- 2015 年迄今，任職臨床研究受託機構，執行臨床試驗之數據與安全性監測。

Broad Street, London；John Snow的霍亂水泵，猶記公衛系教導流行病學時提到John Snow醫師如何使用一張簡單的地圖，指認出此水泵是霍亂傳染的源頭，開拓了公共衛生新的一頁歷史。雖後續的研究指出許多方法學和邏輯的缺失，但作為公衛系的學生，可還是要去探蹤打個招呼的。